

环境政治学名著译丛

主编 / 曹荣湘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 迷失与方向

[法] 安德列·高兹 著

彭姝玮 译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环境政治学名著译丛

主编 / 曹荣湘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

迷失与方向

[法] 安德列·高兹 著
彭妹祎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生态: 迷失与方向 / (法) 安德列·高兹著; 彭姝玮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环境政治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100-13441-5

I. ①资… II. ①安…②彭… III. ①资产阶级政治学—研究 IV. ①D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6015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环境政治学名著译丛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生态
——迷失与方向

[法] 安德列·高兹 著

彭姝玮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871)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441-5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5 1/4

定价: 32.00 元

Galilée

CAPITALISME, SOCIALISME, ÉCOLOGIE

Désorientations Orientations

© Éditions Galilée, 1991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经作者授权，根据伽利略出版社 1993 年平装本译出)

环境政治学名著译丛编委会

顾 问：俞可平 潘家华
主 编：曹荣湘
编 委：郇庆治 严 耕 叶齐茂 侯佳儒
史 军 彭殊祎 李 捷 谢来辉
刘海霞 刘 辉 陈 俊 蔺雪春
吕连宏 孟 锴

前 言

作为一种制度，旧的社会主义（指东欧和苏联）已然式微。作为一种运动和有组织的力量，它殚精竭虑，力不从心。似乎它不久前所宣称的种种目标均已失效，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力量正在消失。旧的社会主义似乎丧失了其预言维度、物质基础和“历史主体”，它有关劳动和历史的预言在人类历史发展和致使无产阶级或至少是工人阶级退出历史舞台的技术变动中落了空。

从1961至1988年，英国产业工人总数减少了44%、法国减少了30%、瑞士减少了24%、西德减少了18%。在12年（1975—1986）的时间里，几个欧洲国家的全部工业就业取消了三分之一甚或一半。在这12年间，法国取消的工业就业^①几乎和它在1890—1968年所创造的一样多。

在同一时期，服务业创造了大量就业，但通常是非全日制的或不稳定的就业，技术含量低，缺乏职业发展与晋升机会，和社会主义理论中构成劳动和劳动者之根本并体现劳动和劳动者价值的就业没有关系。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产业工人阶级正在衰落，部分地被主要由女性所构成的后工业无产阶级所取代，但这些女性无产者受自身的脆弱处境和劳动性质所限，既不能从劳动

^① 该主题请参见：Emmanuel Todd, *L'invention de l'Europe*, Paris, Le Seuil, 1990。

中衍生出社会身份,也不能从中衍生出行使经济、技术或政治权力的使命。

概言之,劳动发生了改变,劳动者也一样。有多少比例的在职者还靠劳动和劳动生活来界定身份呢?有多少比例的在职者还把劳动作为生活的中心呢?对于上述问题,法国是少有的几个不愿知道答案的国家之一:没有一家报纸、一所民调机构,以及工会、雇主组织、政府部门和高校研究中心调查过人们对劳动的看法及劳动和生活观的发展演变。所以我只好借用西德的最新调查数据来说明问题——不过众所周知,西德的劳动关系和劳动条件要好于法国。调查表明:只有15%的受访者(和35%的高管阶层)认为职业生活仍然优先于个人生活。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工作不再是生活;生活也不再扎根于工作,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

从数量上来看,人们开始职业生涯的时间要晚于从前,结束时间则早于从前,且职业生涯的中断更为频繁。与此同时,人们的年全职劳动时间从1960年的2150小时降到了1990年的1650小时,其中还要扣除每年大约150小时的病假,这意味着在30年的时间里,每人每年的全职劳动时间缩短了23%。尽管在这30年的时间里(我用德国的数据来说明),年工作量(即全体经济活动人口总的劳动时间)减少了28%,但是每小时的劳动成果却提高了3倍,失业者——或者不如说“无法谋生”者——的规模惊人。

在这种前提下,左翼的前景何在?在这种前提下,“作为社会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如果是为解放劳动者而斗争,那么,社会主义者不过是这15%仍然通过劳动来定义自我的劳动者的精

英意识形态代言人。这部分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劳动者，他们把劳动看作至少能调动人的潜能的、创造性的活动。所以，我们还能说社会主义者必须将所有劳动都变为创造性的、能充分调动个人潜力的活动吗？我很想这么做，但前提是大家别忘记，在我们这个时代，劳动—就业、有报酬的生产性活动所占的比重江河日下（其在我们醒着的生活中所占比重不足五分之一）；反之，无报酬的活动，无论是必须的还是自选的，私人的还是社会的，在不被滥用的前提下，均无法和有偿的生产性活动画等号。而有偿的生产性活动是无产阶级归属意识诞生的基础，它使劳动者具有与资本家截然相反的利益。^①不是所有劳动都具有相同的涵义；不是所有的劳动都是社会身份和阶级属性的源泉。

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该如何设想未来“劳动—就业”在个人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呢？对于一个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而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的文明而言，其未来何在？我们能简单地退出工薪社会而不致使社会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吗？一边是富上加富的富人，一边是越来越多的边缘群体？我们能通过增加政治经济学之父们所谓的非生产性就业来挽救工薪社会吗？我们能通过把非生产性活动持续货币化、职业化并转化为工薪就业（直至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活动也被货币化、职业化并转化为工薪就业）来挽救它吗？还是我们应当在工薪制之外另寻其他活动来源和社会整合模式？并进而构想一种未来能够超越充分就业的“充分活动”（在充分活动中每个人的收入不再由出售劳动换得）？

^① 关于该主题，请参见第6、7、8章。

退出工薪社会是否会让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受到全方位的质疑？是否因为政治计划中没有表达、体现、把握这种质疑而让人感觉未来迷茫、前景空虚、安全感匮乏？苏联模式垮台后，超越资本主义，开创一个不再由效率、盈利和竞争等经济价值主导一切的社会，一个使经济服务于社会最高目标而非迫使社会服务于经济的社会是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

“社会主义”一词似乎不再指称任何既存的社会秩序，也不再指称任何在短期或长期内有望实现的社会模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愿景和参照是否丧失了意义？我们能任凭资本主义主宰世界经济却不需要为世界提供一种社会秩序或社会模式吗？这可否使我们忘记我们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无需从其他既有的社会制度出发来定义自己：它已自我定义为反对资本主义，即彻底批判这种从社会力量对比、决策过程、技术、劳动、日常文明、消费直到发展模式，无一处不表明它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社会形态？

放弃以社会主义为参照意味着我们将同时放弃超越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视为理所当然、不可超越；意味着以天真的理想主义来谈论民主和公平却把资本的经济—物质基体看作可忽视之量，因为资本必然将追求效益放在首位，所以它必然是统治、异化和暴力的源泉。

在找到另外的词汇来表示超越资本主义之前（不要把超越资本主义和消灭资本主义相混淆，这点我在下文会讲到），我们应在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保留对社会主义的参照，尤根·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激进—改良主义的自我批判”，“只会随着它所批判的对象一起消失”正是这个意

思。也就是说“当被批判的社会不断转变，直到有一天重视并认真对待不能用售出价或买入价来表现的一切^①”时，社会主义也将随之消失。

以上便是我们这本文集所涉及的几个议题，其中大多数文章曾以德语首发。十年以来，劳动和劳动文明的危机一直是辩论的中心，辩论已深入工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社会联盟等左翼组织内部，德国绿党在这些辩论中发挥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些议题是高校、教会、市政府等机构举办的学术研讨会的永恒主题。在德国，传统左翼已相信若继续自视为“劳动界”，日后将没有未来，好在他们还认为工业社会已到达一个临界点，需要改变发展范式，否则它将会被发展自身的反作用所吞噬。

在法国这些议题摆不上桌面。因为法国曾经是一个前工业化的、具有一定经济依赖性的国家，法国的主流思想不追问劳动和工业文明的未来，只追问法国在工业化国家“排名第几”。法国人的首要关切不是历史的挑战与机遇和科技发展的潜在意义——科技变动大规模淘汰了人类劳动并改变了劳动的性质——而是法国的工业竞争力，特别是和德国相比。由于时刻操心如何“赶超”、模仿一个被视作竞争对手的国家，所以法国人对社会和文明问题视而不见。反倒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却甚至因其卓越的工业成就本身而在被迫思考这些问题——至少它未以此为借口而对这些在法国同样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逃避这些问题无疑将使法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再次落后。

^① Jürgen Habermas, “Was heißt Sozialismus heute?” dans J. Habermas (ed.), *Die nachholende Revolution*, Frankfurt/Main, 1990, p. 203.

目 录

1 迷失与方向	1
2 市场、商品和商品关系	18
3.1 服务社会 双面社会	25
3.2 关于就业政策的几个思路	36
4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	44
5 重新定义社会主义	56
没有任何制度天然的是社会主义的	56
建立团结联盟反对自由竞争	57
福利国家不是社会主义	58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放	59
6 劳动观的危机和后工业时代的左翼	64
7 核心冲突的新旧主角	81
8 左翼的出路何在?	94
劳动伦理的末日	94
没有主阵线	99
妇女、男人、儿童	102
自动限制	104
普遍津贴	106
资本主义的灭亡	112
9 将缩短工时作为社会契约	115

前言	115
劳动时间、工资和就业	117
谁为平等削减工时政策买单?	124
如何对收入和就业进行再分配	129
后记: 会有欧洲左翼吗?	136
参考文献	151

1 迷失与方向

1. 所谓“真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指苏联）倒台了，冷战宣告结束。西方取得了胜利，但这一胜利是对谁？对什么而言？这一胜利是民主的胜利吗？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吗？今后我们可以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作出如下断言——“事实证明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坚不可摧、永世长存的，它为人类提供了解决当下及未来问题的希望，可树为范本”——吗？

资本主义制度相对而片面的优越性不是恰恰更在于它的不稳定、多样性，以及自我发展、自我转变、自我质疑的能力吗？这些特征来自它内部的种种矛盾及其复杂性和多面性。这就好比一个生态系统，它不断地在种种拥有部分自主权、既无法为人们所掌控又不会一劳永逸地服务于稳定秩序的力量之间触发新的矛盾。

这个复杂的社会将朝着什么方向继续发展、转变和分化？是走向成百上千个不完全的、日益不透明的、脱离监管和掌控的市场，还是走向可对市场逻辑和力量加以掌控的反方向？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螺旋形上升，还是走向不明？即无始无终、野蛮混乱？就像北美或南美的很多巨型城市一样？ 18

一个没有航向、目标和希望的社会能亘古永存吗？当不懈追求经济成就与效率是为了加倍享乐时，它何以永存？是否会有一部分男女为对抗其方向和意义的缺失而企图躲进抽象的宗教乃至

原教旨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去？

19 海湾战争爆发后，一波十年以来最为强劲的新和平主义浪潮席卷了欧洲，这次也包括法国。“不用鲜血换石油”、“永远不要重来”、“现在就要和平”、“立即停火”、“一法郎都不能花在武器上”、“美国滚回去”，以及汉堡的中学生悬挂的“我们害怕”等是其中的部分标语。害怕什么？害怕谁？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害怕倚仗党卫军和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毫厘不差地按照纳粹国家模式，为其“被迫的现代化”政策穿上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征服者外衣的血腥独裁？害怕欧洲无力摆脱美国的阴影从而用自己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来实施全球政策以回应南方人们的解放愿望？害怕替代左翼、绿党、共产主义者和极右派能够与新和平主义分子达成统一战线，一致把美帝国主义列为人类、自由和民族和平的唯一敌人？还是害怕面对暴徒和强盗，和平只能通过让步来挽救？从舍委内芒到勒庞^①、从替代左翼到时钟俱乐部^②、从绿党到法国共产党、从第四国际到历史上的戴高乐主义，该统一战线建立在怎样的共同价值之上？

2. 西方获胜了。除资本主义外，似乎其他经济制度已不复存在。中东欧的穷人为此已经翘首以盼了几十年。他们天真地相信随着“真实的社会主义”的倒台将迈入自由、繁荣、安全 and 正义的新天地。他们迫不及待地投票给右翼，以为右翼代表着保守主义、安全、个人福祉、社会秩序和建立在传统价值上的道德。

^① 舍委内芒 Chevènement 为法国社会党奠基人；勒庞 Le Pen 为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袖。——译者注

^② Club de l'Horloge, 法国的政治俱乐部之一，建立于1974年，在政治光谱上位于右翼和极右翼之间。自诩信奉民族—自由主义和共和原则。——译者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右翼代表着市场、竞争、唯生产是从、狂热追求利润、热爱盈利、倾轧弱者、拆解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让前民主德国三分之一（可能很快就会扩大到二分之一）的经济活动人口陷入失业……他们摆脱集权秩序了吗？好，那么现在，“自由的好处何在？” 20

资本主义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不匹配。《共产党宣言》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一切稳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所有抗拒改变者都将被无情地驱逐。安全、稳定和拯救只存在于想象、传说和宗教中。民族、民族感情和民族主义填补了根植于传统的社会-社群秩序消失后的真空。与该秩序一起消失的“身份认同”只能以空洞无物的“我们就是我们”的自我肯定而存在：好的，是我们的；坏的，来自他们。风俗的败坏、国家的衰落、民族-社群凝聚力的消失都赖他们。保护我们免遭他们之害吧！将我们的身份铸造成坚不可摧的城堡吧！

从我们所在的世界来看，“他们”是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斯拉夫人和美国人。从别处来看，“他们”则是基督徒、犹太人（又是）、美国人，（又是）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在东欧、近东和中东以及南美，被迫的现代化使人们逃到宗教-民族主义的前现代意识形态中寻求归属。但不仅仅是被迫的现代化，在西方，始于三个世纪以前，如今伴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时尚、市场、说唱音乐、快餐、快餐式性爱，以及所有联系和所有形式的归属、团体、团结和稳定的解体而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也带来了同样的逃避式反应。 21

在无论左右翼的激进派眼中，有一个国家和民族是一切腐化与恶行的象征，正是“他们”的恶行败坏了世界。这个讨厌的外

人和邪恶他者的化身就是“美国”。因为“美国”意味着“熔炉”、种族身份的丧失、种族和文化的混合、超级流动性、传统秩序的瓦解、贵族价值与精英的衰落、无国籍资本的称王称霸，和金钱至上、自暴自弃的个人以及社会保障网的缺失。美国人就是作为“他者”的我们自身。

一边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极右民族主义分子怀旧般向往将宗教与生活相统一、工作与道德相统一、个体和民族共同体相统一的秩序；一边是极左分子怀旧般向往社群社会。再没有比这两者更为相似的了。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如所谓得自由得解放、自己当家作主的个人更加可恨。敌人归根结底是现代性，即被等级社会束缚于某个位置永世不得翻身的个人的解放。

22 这里我不是要谈对美利坚社会和文明的彻底批判 [这和我们某些人特别是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的著作中读到的不一样] ——也不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是左右翼都心照不宣地把对美国的批评和斗争，引向先入为主的系统性揭发的意识形态假设。

3. 在东方，与真实（不真实）的世界一起倒塌的还有精神安适（来自稳定秩序规范下的生活）和对已在世界其他地方成为现实（即我们西方社会的现实）的别样未来的向往，日后这两者将引起人们的痛苦怀念。这种已在其他地方实现的现实指的是西方的社会现实。对终于迈进了这种现实的人们而言，它原来是如此地缺乏方向、前景和值得追求的目标。实际上，对未来的恐惧、向私人生活的逃避和失望的主要根源不是臭氧层的空洞和温室效应，也不是对不可预见的战争（哪怕是地区性的战争）后果的害怕——尽管这一点已被证实，而在于该社会

缺乏前景和规划，它在地区和全球范围都将无力将其运转和生活方式维持下去；在于社会团结和社会关系的分崩离析，在于社会化的危机和数人争抢一职的狂热竞争。概言之，所有这一切使个人在自主化的进程和不见真容的强权面前渺小如蝼蚁，它滋生了无力的仇恨、抗议、对暴力的盲目狂热、对“身份认同”带有民族一种族主义色彩的热烈追求或近乎极端的宗教虔诚。 23

至于这种无能为力的根源，我们显然应该到该社会制度既费解又难操控的复杂性中去寻找。该社会的自主生产进程和生产机器以及自主化的再生产动，摇了个人生存的天然基础。但无论如何说“该制度不好，应彻底消灭”实则等于白说，没有任何政治含义。因为不存在任何一种不同的、透明的、可操控又稳固的社会制度能取代真实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存在有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主体”。曾经由共产主义所提供的“全球替代方案”似乎从1950年代起变得不再靠谱——假如它曾经靠谱的话。

不过，（苏联）苏维埃制度的彻底失败并不仅仅是一个不能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变种（正如我们从理论上证明的）的垮台，与苏维埃制度一起发生危机的，还有社会主义者所定义的“真实的”社会主义观，其后它以形形色色几近宗教法则的形式继续存在着。从应有能力超越复杂、晦涩、分化、永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则出发，人们将恢复前现代社会即消灭了异化（“异化”一词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指自主的社会力量反过来以非人的力量反对个人）的社会的完整；恢复工作和生活、社会和社群、个人和集体、文化和政 24